

徐 坤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先锋

JIANFENG



徐  
坤  
著

# 先 锋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先 锋

徐 坤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6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40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册

\*

ISBN 7-5378-1440-6

1·1416 定价: 9.80元



徐坤,1965 年生于沈阳,1989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发表有《略论印度“诗以言教”的诗歌传统》、《谈卡夫卡创作中的希伯来文化原型》等论文十余篇,出版有译著《泰戈尔诗歌的意象》。

1992 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先后发表于《当代》、《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刊物,曾获《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

# 先锋

徐坤

## 废墟

废墟早在撒旦和这些个画家出生之前就  
已经废在那里了。百八十年前，八国联军端着  
洋枪洋炮攻进北京城里，不住的烧杀抢掠，一  
把火就把好端端的一座宫殿变成了灰瓦的一  
堆废墟。大凡能被燃烧的物质，全都归身化  
了灰，成了无机物。剩下一堆点不着的石头  
瓦砾，则以无机物的形式千疮百孔的摆着，半  
梦半醒之间，追忆着灿烂荣耀的往昔。从蒙古  
利亚斜过来的冷风，岁岁月月敲打着复活下来  
的荒草花树，树枝子哑哑喑喑不住的怪叫，毛  
草丛子也跟着哆哆嗦嗦抖个不停。泥沼之中逐  
渐升起了四季不死的苇子花，盲目地随风跳着  
没心没肺的舞蹈，全没有一点亡国破家亡的忧  
思。废墟虽是废得不能再废，却时不时让争相  
繁衍的虫豸水蛭们搅出一团乐园的欢欣。

作者手迹

# 后的以后是小说

## (序)

王蒙

我以为这几年该少出几位作家了。人们的选择多样化了。如王朔所言，过去，不当作家就只有去当工农兵。也如张贤亮所说，今后只有两种人才会选择文学创作——傻子与天才。

十余年前我就给青年报纸写过文章：《不要拥挤在文学的小道上》。一些文学青年很不高兴我给他们泼了冷水。

不管文人们前两年怎么样惊呼哀鸣商品大潮冲激了纯文学，反正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中国的职业作家（吃饱了只需写作而不需任何其他蓝领白领的工作，乃至，连写作也不需要）的数量最多，二，中国的纯文学刊物数量最多。仅据此两点就可以断言，中国作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铁心拥护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如果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我们的作家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共诛之的。

我还说过这话：“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项业余活动。”一位极好极好的老作家立即对之发出了异议。她认为，文学是很重要很伟大的。王某人对于文学太不敬了。

这几年我又在为后这后那而纳闷。后现代？后新时期？后XX？我为此请教过一个德国人，他告诉我后现代就是把一切看成一个平面。他说得实在好，可是我不怎么明白。

还有个学富五车的教授教导我：“后什么就是反什么之

意。”他讲得明晰，也许是太明晰了。既然后而不反，怕是有反以外的意思吧。

后什么什么，其实是舶来的词，连词的构成也是按照英语。Post-modern是“后现代”，Post-cultural-revolution是“后文革”，等等。仅仅从语义学上看，Post一词只是“以后”的意思，并不意味着反什么什么，但是所以出现“后”这“后”那的专门名词，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说明时序，而是有它的衍生的含义。

最近读了新进学人女作家徐坤的一些中篇小说，忽然有些个了悟。

这个了悟就是：“后”者，过来人的意思也。“后”有一种看穿了，疲惫了，丢却了，淡漠了，超越了的意思，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意思。

这是又一代作家。比我们“后”多了。当然比夏衍、冰心、巴金、曹禺更“后”许多。

他们即将后二十世纪了，当然更是后二十世纪的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年代。他们后革命。（这里的革命指狭义的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指蓝吉列剃须刀片之类的革命性含义。）后抗美援朝。后中苏友好也后反修防修。后天若有情天亦老。后反右也后“改正”。后意气风发也后三年自然灾害。后父兄也后祖宗。后文革也后学潮……

他们什么都“后”过了，便干什么都满不在乎起来。后知青下乡。所以，在徐坤的《白话》里，九十年代的下乡上山不再是正剧也不是悲剧，不再是讽刺型的喜剧。只剩下了调侃，彼此彼此，无悲无喜。伊腾处长与众研究生，调戏了还是没有调戏妇女，“都在一个平面上。”德国博士的话我从徐坤这里找出来了。

（丰正）

后科研。科研云云，到了徐坤这里也只剩下了调侃。甚至梵与佛学，也加入到闹剧式的电影里。这样的电影倒是领教过，香港重拍的《唐伯虎点秋香》，秋香还是巩俐演的；干脆来他个大杂烩，有人认为是胡闹台，我看着倒觉得挺过瘾。艺术家的胡闹台算得了什么？您不看看中东或者波黑或者哪儿哪儿包括我们自己，胡闹台的事还少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后）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闹台，呛呛呆呆抗气抗气……嗤！

欣赏一下徐坤小说里这几句闹台吧。

白马寺住持……说：“韩退之这人一向以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自居……专爱与政府作对……”

韩说：“可恨社会科学院的考古专家们，慑于佛教势力强大，不敢坚持真理讲真话……”

住持一旁急得直摆手：“牛郎是男妓的意思，好莱坞经典影片……霍夫曼主演的……”

甚至于可以说是后爱情后性。请看下面：

那晚上她那样声情并茂，而我却……水缸里涮了一下捞不着底……

他用自己的形销骨立含泪的微笑，显示自己……宁愿精神出走从此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壮士情怀，阿炳老婆则用自己的无畏捐躯的行动……看着他们壮怀激烈战犹酣……

原来以为恣意调侃是男性的特权，说相声的都是男的嘛。海军里有一个女相声演员，无非表演的时候学着假小子罢了。

不想女作家中也有此类，徐坤便是一位。她描写的对象是硕

士博士研究生教授。雅人不雅，雅人难雅，雅人一样地痞与胡闹台，不知道说明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成就还是知识分子本来就俗，装雅也难，或者更“后”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博士与痞子，与白痴，诗人与恶棍，与骗子压根就是在“一个平面上。”

后出国。出国云云，在她的故事里是多么荒诞可笑呀！

后诗。后古典，后先锋。她的《先锋》与《斯人》等写尽了一代学子又想往前追又没有多少本钱，又想出人头地又找不到门路，又想“领导世界新潮流”又举步维艰一锅稀粥……想这想那一事无成的尴尬处境。

原来也是一场闹剧！

近百年的中国，近几十年的中国。近十几年的中国，近两三年的中国，变得太快了，什么都过去了，什么都“后”了，什么都时兴过了，什么都不时兴了，什么都成功过了，什么都成功不了了，什么都练过了，什么都练不灵了，什么都闹腾过了，什么都闹不起来啦。

于是留下了小说。后这后那，后的后后后，什么都“后”了，还留下了小说。

于是徐坤应运而生。虽为女流，堪称大“砍”。虽然年轻，实为老辣，虽为学人，直把学问玩弄于股掌之上，虽为新秀，写起来满不论（读客），抡起来云山雾罩，天昏地暗，如入无人之境。

当然，不会总是“后”下去。有许多局部的胡闹台也罢，人生正在后后后后之后前进，社会正在后后后后之后发展。对于年轻人来说，更重要的“后”不是过往的喜剧，而是他们的“以后”——也就是他们的“前”——前景，前途，前瞻。只有汉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后”与“前”来回调换着用，汉语里的

“前部长”其实就是“后部长”——Post-minister着实辩证得紧！对嘛，世界是不停地“后”着，又无休地“前”着。后完了生发一点闹剧性变成可以解颐的小说，也许比总是哭哭啼啼为好。但是事关“前”的时候，就得来点真格的啦。他们的以后应该比已经被他们“后”过的好一点吧。他们能无动于衷么？

如果是玩玩而已，这就已经写得相当可以了。如果当真格的写下去，我们就想在“后”的后边寻找一些更深沉也更隽永的东西。一找，徐坤的小说未免不能叫人满足啦。可不能就是这“同一个平面呀！”就是说，还希望多来一点深一点的哪怕是闹台于外的骨子里的郑重，以及艺术的感觉与细节的体贴。

江山代有才人出，谁能说文坛寂寞了呢。前一、二年的惊呼大潮——如呼“狼来了”，是不是也是一场新的胡闹台呢？

# 目 录

后的以后是小统(序).....王 蒙

## 上 卷

白 话.....( 1 )

吃 语.....( 57 )

梵 歌.....( 97 )

## 下 卷

斯 人.....( 148 )

热 狗.....( 201 )

先 锋.....( 261 )

悲怆与激情(代跋).....( 318 )

## 白 话

---

“同志们，在座的青年朋友们，大家辛苦了。”

我以“青年点”组长的身份，把归我管辖的十几头兵召集到一起，总结下乡锻炼一个多月来的工作。

“下来这么久了，我们还处在孤立状态，没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议一议，症结究竟在哪里。”

“我们层次太高了。”王京东首先发难，“以前那些下放的知识分子，最高的也只得过学士学位，我们这里却是清一色的博士和硕士，所以很难同当地人民在同一基准上对话，无法沟通思想。”

“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吗，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腔调，一派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意味。”博士在一旁打断王京东的话。

王京东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博士，尽管你是我们这一群中唯一的博士，总有鹤立鸡群的良好感觉，但是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学术论争不允许扣帽子打棍子，提倡百家争鸣……”

“刚刚开了个头就窝里斗起来了。借学术论争互相贬损人格的传统还不应该在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手中摒弃吗？优点没学多少，倒把痛打乏走狗的风格全继承下来了。”我拦住他们俩。

“说了半天，你们根本不知道症结在哪里。”小林丫头把我台灯座上插着的我老婆的照片反复端详着，不住地开关台灯，弄得我老婆充满微笑特写的脸上忽明忽暗，黑一块白一块的。

“你们都想想，你们都在用什么语言说话？书面语！难怪不能获得大众的认同、不能被接受被理解，反而被人民当成国宝似的远距离的欣赏和品味，实在是因为这一群子人已经丧失了用口语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能力。”

众人听了，不觉一怔。会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寂静。稍许，只听见“啪”“啪”拍脑门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个个如醍醐灌顶：

“对呀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

“到底是语言所的，一语中的。”

“问题的端倪一显露出来，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博士沉思着。“这些天来，我跟工农相结合的愿望很急切，但是总无法落实到行动上。我心里十分痛苦、十分焦灼。我跟所在锻炼单位的同志们对话时，他们显得非常沉寂，都用一双双仰慕的空洞的眼睛望着我，我每每说出话来，都变成了引不起任何回响的乏味的独白。”

“没错，我也被同类问题烦扰过。”王京东摩娑着自己的后脑勺。“我苦思冥想了好久，检查了自己向工农学习的思想态度和谦虚程度，发现都不存在什么问题。我没有想到是语言造成了信息交流系统的障碍。”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李扎西尔汗的眯缝眼中透出迷惘的神色。

“改用白话。在日常生活中，摒弃书面语，改用口语交谈。”小林提出建议。

“对对，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众人一致附议，“我们立马就改。”

“就是嘛。”小林语气中透着股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的得意劲。“当年咱们的大师们费了多大劲才掀起一场白话文运动，让人与人之间交流不再之乎者也地拗口，想骂人想夸人都能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咱们政府呢，左一次文字改革右一次文字改革，把繁体字改成简化字，去掉多余的笔划，恨不能只剩了偏旁，又顺应咱们眼睛左一个右一个横向分布的要求，把竖版改成横版，为的什么呀？你们说，为的什么呀？”

“我们太对不起国家了。”李扎西尔汗沉痛地说。“六七十年了，怎么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呢？之乎者也是不用了，但是新添了外来语和长句式，难度似乎比古汉语还加大了许多呢。你们汉族，真复杂。”

“其实，连我们自己也觉得滞重、生涩。”王京东很伤心。

“但是，这是当今的时尚啊！不这样，我们还哪有资格在社会科学界占有一锥立足之地呢？”

我果断地打断王京东：

“一种时尚的形成，并非仅是一两个人的兴风作浪，而是千百万人推波助澜的结果。所以，在座各位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有必要把被扭曲的风气再重新扭正过来。当务之急，是尽快打通跟当地人民思想感情交流的渠道，掀起一场白话运动。”

“我没问题。”博士说。“本来我就是劳动人民出身。我家三代雇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到了我这辈才祖坟冒了青烟，出了个读书人。俗语俚语歇后语口头语我全会，赵本山也得甘拜下风。只不过这十几年憋在学校里没有个尽情宣泄的语境氛围。我随时都能返朴归真。”

“其他人哪？有什么问题没有？怎么说也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糖中的一代，全是靠劳动人民辛勤的汗水养大的，不至于就忘本了吧？”

众人一致说：“没问题，没问题。就凭我们的智商，那么多次考试都挺过来了，再高的学位也敢拿到手，白话嘛，小事一桩。给我们几天时间复习复习，突击一下。”

“京东，你怎么样？”我不无疑虑地问。“你出身比较高，说老百姓的话难度大点吧？”

“十年动乱时没事干，也净跟街上的孩子们野来着。再粗的话也听过，就是有时说不出口。”

“不要紧，慢慢适应。”我又转向李扎西尔汗。“你哪，小李子？”

“我使用什么白话好？”

“当然是汉族的。”

“越粗越好吗？”

“胡说，越通俗越好，越平白浅易越好。通过交流，最后要达到心贴心、肉连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地。”

我站起身，挥了挥手：

“同志们，大家马上分头行动吧！希望你们尽快进入角色。”

“是！保证轰轰烈烈，扎扎实实。”

众人满怀信心地散去。

## 二

博士总以为他自己比我们这帮硕士高出点什么，经常没事找事儿，非得惹出些麻烦来才肯罢休。他本该跟讲师团一道下乡扶贫，正巧那会儿他老婆生孩子，他就死活赖着没走。但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所里要安排他出国进修，就因为缺少这一课，被院人事局给卡下来了。他这才得知利害，快快不快地跟着

我们这一批人发配冀中农村。来了不到两个月，他就偷跑回京四次，好像只有他怀念妻儿。

如果他光是关在屋子里跟老婆缱绻缠绵柔肠寸断倒也罢了。他偏偏在研究生院里乱晃，挺粗壮的腰身，到哪儿都显眼。而且每次还都跑回所里去胡侃，就那么一幢大楼，谁都瞧见了。

这是一个既主张论资排辈又强烈渴望机会均等的单位。于是就有人愤愤不平，电话里质问人事局：你们逼我们所把该下放的人都赶尽撵绝，××所的××为什么仍在楼里出没？人事局长有些尴尬，做了一些搪塞性解释，然后一个长途打到下放总部，责成带队的伊腾处长严肃查处此事。

伊腾处长带着晴转多云的脸，坐着大“红旗”轿子，呼呼呼从另外一个县直扑过来。

倒退个十几二十年，大“红旗”可就像今天的“奔驰”一样身份显赫。虽然已时过境迁，多数车已遭淘汰，但还有个别的仍在岗位上鞠躬尽瘁，余威不减当年。尤其是在小县城里，谁也猜不透车主人的身份，那些“丰田”、“大众”、“吉普”、“手扶”都纷纷让路。院里把这种车派下乡供我们领队驱使，足见其用心良苦。

李扎西尔汗在县城东头那个检查站，向过往车辆收费。这一地段公路是本县人民自筹资金修建的，所以，私下里收点买路钱也属正常“创收”。

小李子没发育充分的身体裹在肥大的交警服里，屁股后边还挂了根电棍，一副非驴非马的打扮，镜片后边的一对小眼睛怯生生的叽哩轱辘不着边际的游移，不敢跟司机对视，一点没有占山为王的横劲。他的声带好像还没变完音，尖里尖气的，强吼着嗓子装腔作势：

“站住！哪部分的？”

“你是干啥子的？”司机斜楞着小李子。

“我……”小李子嗫嗫嚅嚅，舌头不大好使，回头求援似地寻找交通队的同伴。那个黑红脸膛的同事收完另一辆车的款，迈着方步走过来。

“他是干啥子的你还敢问？告诉你，他就是专门干你的。你哪个县的？再嘴欠别说我罚你。”

“是是是……”司机边掏钱边纳闷地瞟着一旁幸灾乐祸的小李子，感到非常困惑。

“李子，累了吧？进棚子里歇歇，忙乎一上午了，喝口水。”

“不好意思累。”小李子操着一口地道的少数民族汉语。

“李子，听说你是研究什么‘叔’的？”

“民俗。”

“你看俺们这哈儿有民俗没？”

“我不研究汉人。”

“那没用了。俺们县连一户少数民族都没有，有两户满族早在满清一灭就改汉族了。”

“没有关系。我研究自己。”

“派你们到俺们这哈儿来干什么？”

“向群众学习，锻炼思想。”

“行。学吧。练吧。俺这哈儿从来没有过大学生截道的呢。”

“报告队长，鬼子进村了。”小李子在电话里尖声尖气地喊。

“一共来了多少人？”我忙问。